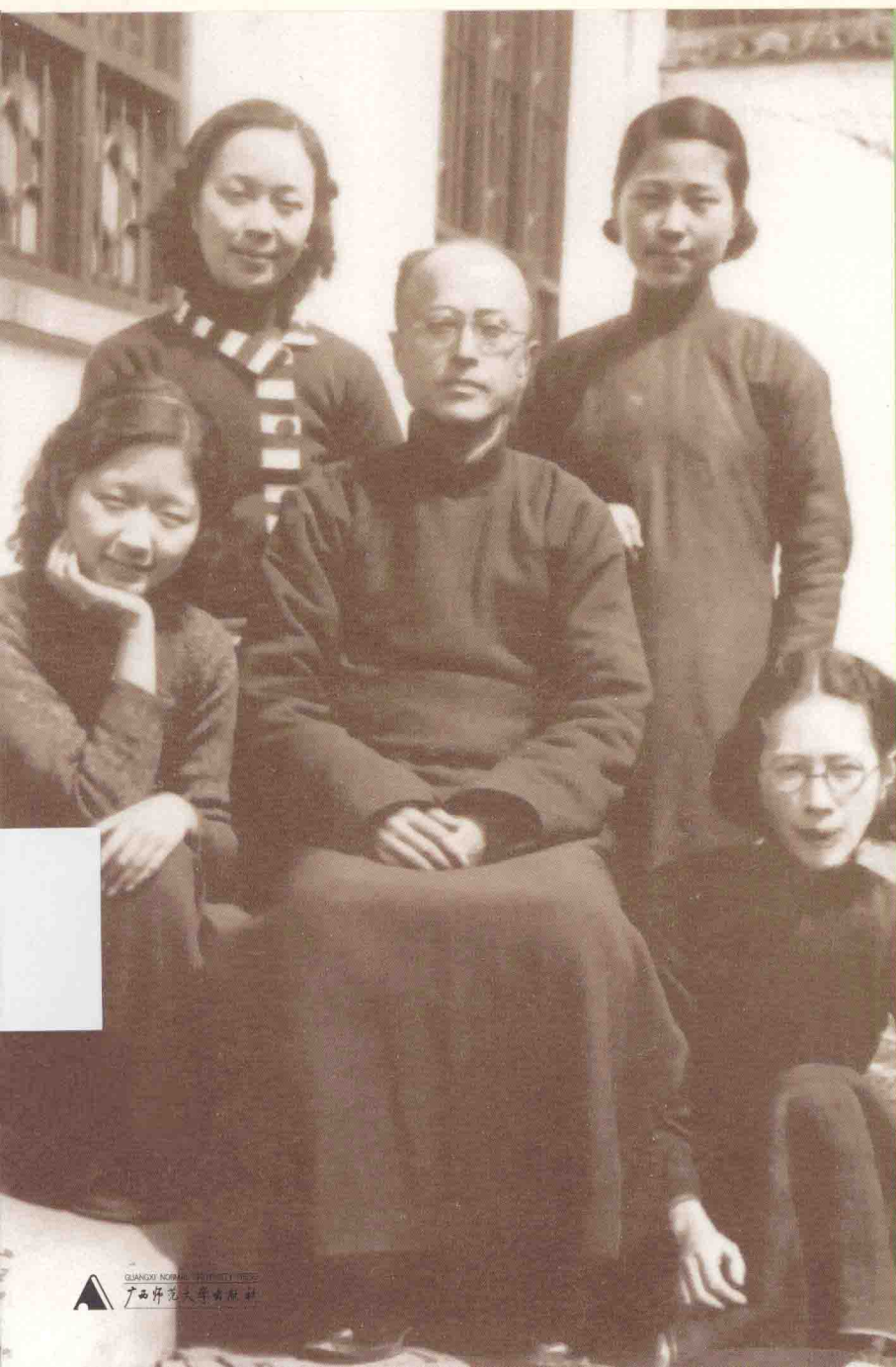




小園即事

充和



——张充和雅文小集

张充和 著

王道 编注

小園即事

充和


——
张充和雅文小集

张充和 著

王道 编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 / 张充和著；王道编注。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百岁张充和作品系列)

ISBN 978-7-5495-5610-6

I. ①小…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张充和—生平事迹 IV. ① I266 ②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32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1.5 字数：140千字 图片：139幅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祝贺张充和女史期颐之寿

目 录

1	编序 不可不信缘（王道）	
11	影像 张家往昔	
39	辑一 少年时光	
41	我的幼年（充和）	《乐益文艺》一九三三年
47	别（充和）	《乐益文艺》一九三三年
51	手（张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
57	隔（乔留）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61	马夫（真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
66	兔（季能）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0	梧桐树下（季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
75	风筝（杨枝）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78	开冻（如海）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82	墙缝（季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
86	变戏法（充和）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90	乡土（如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

94	扇面（充和）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99	箫（季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
109	辑二 岁月留痕	
111	梁石言先生略传（充和）	《乐益文艺》一九三三年
119	张大千画展一瞥（真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126	活文学（茹）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30	阴晴（真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137	海边（季轮）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
139	海（季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141	病余随笔（季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143	崂山记游（季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146	崂山记游（续）（季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151	凋落（张充和）	《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56	瘦西湖（真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
159	吃茶（季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163	藏（华）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

167	写信（茹华）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171	因果（那含）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175	网（充）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
178	蚕（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
181	冬春之交（季能）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
184	门（充和）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
187	创造（如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190	扔（充）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194	路（充和）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
198	寻（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01	她（张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207 辑三 亲情记忆

209	晓雾（茹）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
213	我们的庭院（真如）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
218	痴子（旋）	《中央日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

- 223 二姐同我（张充和）
- 230 附录：周有光致信充和四妹
- 237 三姐夫沈二哥（张充和）
- 245 附录：初识沈从文（傅汉思）
- 255 附录：读四姨诗书画选引起的回忆（沈龙朱）
- 260 附录：康州的秋雨（周和庆）
- 267 附录：张家小五弟眼中的四姐（张寰和口述，王道编注）
- 281 辑四 桃花鱼歌
- 283 不须百战悬沙碛，自有笙歌扶梦归
——张充和早期诗词试析（张定和记录，王道编注）
- 311 趁着这黄昏（张充和作词，张定和谱曲）
- 318 一次同期，两首昆诗（王道）
- 325 附录：张充和致信余心正
- 330 代跋 编后中的“编后”（王道）

不可不信缘

编序

王道

据说晚年的张充和尤其信缘，无论是对于自身的经历，还是对于前来采访者，她总能在其中找到一些巧合点，似乎冥冥之中，有些事是注定的。这或许源于她的戏曲之路的影响，或是对命运不可捉摸之处的联想。不过，对着眼前这一堆张充和的早期作品，我似乎有很多种解释，但最能获得自己肯定的还是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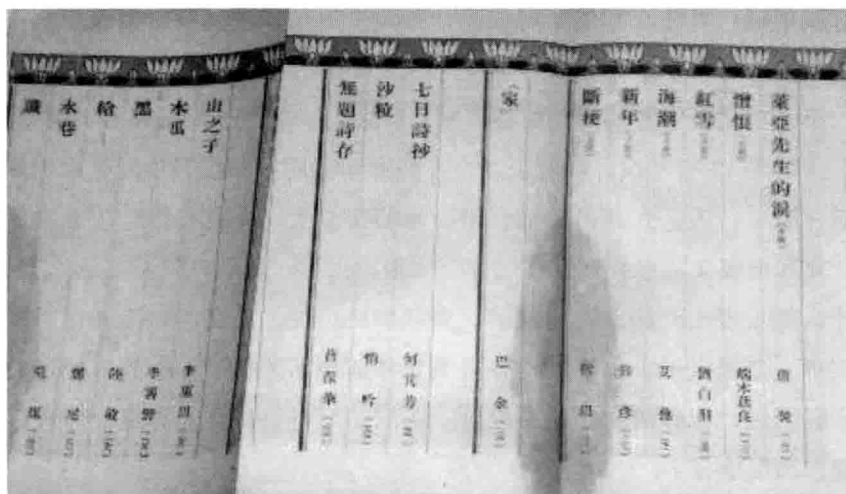
第一次是摸索着找到九如巷张家，后来，一次次进入张家“听课”，成为“旁听生”。有一次，就着茶点，不经意间听周孝华奶奶说起张家姐妹的生活往事：一天，允和得意地宣布，她的文章上《中央日报》了。在这之前，允和很多文章已经刊登在《苏州明报》上了。她的性格就是这么直接，有什么都表现在外面。说到这里，周孝华奶奶说，其实四姐充和也写了很多文章，老早报纸上也用过不少，但充和似乎不大在乎，不大宣扬的。周孝华奶奶说，充和的文章她是读过一些的，写得很朴实，有点小哲理，可惜现在都很难找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说，如果能收集齐了出个集子就太好了，心



章靳以主编的《文丛》(创刊号), 里面收录了张充和的文学作品。

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苏州乐益女中内刊《乐益文艺》, 里面收录了张充和早年三篇小文。



章靳以主编的《文丛》(创刊号), 里面收录了张充和化名陆敏的文学作品。

里却很忐忑，到哪里去找呢？连张家都找不到了。周奶奶给的一条线索提醒了我，说五十年代初，卞之琳来苏州时借住张家，当时就是她安排卞之琳住在张充和原来房间的，考虑的原因不言而喻了。当时，卞之琳在房间里找到了张充和的一些旧稿，后来带去美国给了张充和。卞之琳所带去的是否有张充和旧时的文学作品，不得而知，从后来看，他的确收集了不少张充和早期发表的文章，还手抄给了张充和。这在黄裳的回忆文章《珠还记幸》，以及《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木令耆主编）里都有佐证。

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张充和从海外给黄裳回信一封，其中提到：“前几日（一周前）之琳寄来您手抄《黑》。这个笔名再也想不出如何起的，内容似曾相识，可值不得您家亲为手抄。之琳真是好事之徒……”

此前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卞之琳曾给黄裳来信，叙及当年九月香港《八方》杂志刊登了张充和两篇“少作”，是他手抄后转去的。“一九三七年秋冬间我刚到成都，从大学图书馆的旧报副刊上，抄录下她这样的散文二三十篇，她是知道的。去年在她家里谈起，我回国后找找，只仅存这两篇，纸破字残……她当年在靳以编的《文丛》第一期上还有一篇《黑》，忘记了署名什么，你如能在上海什么图书馆找到此刊，把这篇短文复制一份寄给我看看，就非常感谢了。”（黄裳《珠还记幸》）

就这个线索，我找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文丛》，还真找到了那篇《黑》，与巴金的《家》、萧乾的《梦之谷》、何其芳的《七日诗抄》等编辑在一起，署名为“陆敏”。张充和的母亲叫陆英，其笔名想必是随母姓，至于敏字，也可能是就手取的。后来这篇《黑》还被收录在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里，提供者正是卞之琳，为此主编木令耆还对卞表达谢意。

“历久不衰的钟情，珍惜对方的文字留痕，千方百计地搜寻并张罗印出；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永不会忘记，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温馨记忆永远留在心底。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语中隐隐约约地透漏出来了。”这是黄裳对

報日央中

日五十月三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貢獻

期六一二第

變戲法

小曉巴並不曉，只因在五六歲時看過戲法，把耳朵寄了，他會說話，不過聲音不響，還認得有一千字呢。現在在戲法，論語可以從頭背到底。如果不看書，真不知他在什麼地方，他聰明，一不在這就不知他在什麼地方去了。他聰明，有個性，他能將高奶奶一條小黑狗訓練到能起來，隨手排，他自己却把自己訓練得會解人意，會種種戲法，如：一張紙團了，給旁入拿一片去，他口中念念有詞，那紙團立即變成整張，而且旁入還拿去的，淡上去兩好是整張的。又把三張紙團在三張紙團中，用手一招，三團紙團在一隻碗中，他不但學會了一點戲法，還學會走江湖的一套派頭，神氣十足，連口中喃喃自語，對觀眾一點不冷淡，他的觀眾都是小孩子，他自己也才只有十三歲。別人叫他作「曉巴」，發把戲，都不是面切他，都是在他面前笑話自己開心。他沒事時與高奶奶小黑狗做工夫。高奶奶時常帶了大門出去賣花生，小黑狗便鎖在門外，牠無聊時亦來找小曉巴。牠們都很聰明，他們又不需要說話，他們互相的有了了解，比人都要親切得多。

高奶奶的命卻同性格迥然小曉巴同小黑狗都知得很清楚。可是她自己的兒子却成天來加她的磨折，她因為丈夫是個廢子，沒一天不叫她要可紅，罵罵生不出好兒子，又沒法來撫她草草，要也弄的半個媳婦不起，想種種辦法叫媳婦舒服，買花生不要多大本錢，她天天清早或夜晚時炒花生，白日到街頭巷口去賣，賣上幾百文回家養活媳婦，幸苦苦把媳婦養三三，媳婦叫她生個兒子，這期又是她一份苦，却明明又是多她一份喜悅。她今年才五十二歲，到孩子十八歲時也不過七十左右，她自己打算得很高，因為七十歲不一定是該死的年齡，她就以為這小向生。早生出來，也或者可

年，三，曉巴，都給給變活會生如也不以初巴原廢奶奶了！開死，他，極別

張充和編輯《中央日報》副刊時寫作的文章《變戲法》，書法應為其手寫。

于卞之琳收集和发表张充和早期旧作的点评，寥寥几句写尽了两人的关系。

这个情节的背后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章）靳以先生，黄裳最早是通过靳以向张充和求几个字的，时在一九四九年。靳以与张充和的关系，周孝华奶奶也略知一二，说这位先生有才，人也很好，性格也好，有一次来苏州看四姐充和演昆曲，看着看着就哭了。这事后来张充和也有小文记之，感慨万千。

“小东，你以后不要叫我张先生，就叫我姨妈，我和你爸爸是非常近的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二〇〇四年秋，靳以女儿章小东第一次见到张充和时，张充和对她说。这话让我想起周孝华奶奶扯的“闲篇”：当初那么多人追求四姐充和，要我看呀，最有可能应该是靳以，论才气、爱好还是性格，希望都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靳以没有动作。

后来，张寰和（张充和五弟）先生又提供了一个线索，说他在编辑苏州教育志时曾在档案部门查资料，发现了张家创办的乐益女中办有一份《乐益文艺》，其中就收录有四姐张充和的几篇文章。就此，我查到了三篇，分别为《别》、《梁石言先生略传》、《我的幼年》。接着又在《水》上找到《二姐同我》。再接下去，寻找的路径开始顺当起来，当我拿着打印出来的几十篇目录和十几个笔名向周孝华奶奶汇报时，她很是惊讶：“怎么这么多？”一旁的张寰和爷爷则生疑起来：“不会弄错吧，怎么能确定是四姐的文章呢？”老人家一辈子认认真真，尤其在著作权上，更是谨慎，心情可想而知。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四日，我读到了陈子善先生一篇文章《张充和的“贡献”》，当时正是《张充和手钞昆曲谱》出版宣传之时，其中提到书中的“张充和大事记”（“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至南京任《中央日报》副刊《贡献》编辑，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多篇”），说当时张充和才二十四岁。但是陈子善先生粗查《贡献》，却未发现有张充和的文章，“张充和似未以

本名在《贡献》发表作品”，并说“《贡献》不发小说，诗歌偶尔出现，‘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多篇’之说，不知所据为何。当然，她不可能不为之撰文，需从该刊众多笔名中考证”。陈子善先生是研究民国文学的大名家，虽然对充和的文章史料并不清楚，但他不愧为名家之处在于“需从该刊众多笔名中考证”，我正是这样一步步考证出了张充和先生的众多笔名。

我首先想到的是张充和考入北京大学时的名字：“张旋”。于是在系统里搜寻，查到了很多篇，其中有“张旋”翻译的长篇小说《达夫尼斯与克罗》，连载多期。从未听说张充和翻译作品，且看文笔也不像。再查到《手》、《她》等发表在《贡献》上的作品，细读内容及笔法，必是张充和无疑，其中的细节和环境、背景都与张充和早期在合肥的生活相符，尤其不少文章提到了养祖母（即李鸿章侄女识修），还提到了一起出入佛门净地场景。

再就是从张充和的字上动脑筋，合肥四姐妹各有字，大姐元和伯元，二姐允和仲允，三姐兆和叔兆，充和为季充。然后是“字”加“别名”，如“季旋”，结果一下子在搜索系统里找到了《箫》、《崂山记游》、《海》、《钟声》等多篇。然后再带着这些目录按图索骥，当然有时也会有个别篇目“吃空”。

“季旋”、“真如”、“茹”、“如旋”、“充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晓雾》，写的是一个女孩从江北回到江南家中过了一段时间，在回归的时候，母亲与她同乘黄包车赶往火车站，在晨间浓浓的雾色里，分明带着几许亲情离愁，母亲为她拭去额头发间的露水，也为自己拭去了泪水。车站在城北，正是苏州，张充和吃奶的时候就被养祖母从上海抱回合肥生活，间隔着回苏州家中小住，在张充和的内心里，母亲是一个纠结而复杂的称呼，她觉得很近，但分明很远。

当一篇署名为“真如”的《我们的庭院》摆在眼前时，我细读几遍，发现这正是常去“听课”的苏州九如巷张宅。

“从堂屋门前的阶台下是一条碎石子路，直通到大门前。我们嫌太简单，假使大门一开就可以看到中堂里面了，在长方院子的三分之二处，扎一道竹篱笆，篱内成正方形。篱外剩下一口井，四弟还预备在井的对面一块地上种一畦菜。

“姊姊是爱花草的，她栽两棵牡丹在阶台的两旁，她爱富丽，所以两边种牡丹，以壮观瞻。两旁开两个花畦，种各种花草。

“四弟只有十二岁，他已有志愿将来学农，读各种植物学同农科的书，他收集许多种子，这正是他实习的机会。……”

当我拿着这篇文章与周孝华奶奶在原址上察看地形时，周奶奶如数家珍地指出了具体方位，一口古井还在，周奶奶常用它烧水洗菜，张充和每次回国回家来都会亲手提上一桶水来。张充和有五个弟弟，四弟张宇和是一位农学家，曾任中科院江苏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果树、花卉类著作颇丰，参与论证了众多景区的规划，成为一代名家。他所培育的香椿，曾被带到四姐充和美国家中种植，每年收获时，都会让四姐想起这位四弟，当然也会想起四弟年少时在九如巷院里为蔬菜和桃子、石榴除虫的场景。

人物可能会有巧合，但情节不会撒谎。周孝华奶奶看多了张充和的文章后，说四姐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是她的，她说话的方式还是有些“乡音”的，合肥乡音，或者是“张氏乡音”。总之，在核对文章方面，我们“宁缺不错”，只要吃不准的，坚决撤下来，因此还是留下了一批美文，期待有机会再慢慢梳理、甄别。

对于张充和女史的书法和昆曲才情，因是外行，不敢妄谈。而她的文学方面，诗词的瑰丽、别致和意境也是不缺方家评论的。

木令耆（刘年玲）先生的文学造诣已不需赘述，先生多年致力整理海外华人作家文学，多有建树，她对张充和的文章有几句点评，颇具有总结

意义，说其境遇为“险将遗落的珍珠”，将之与凌叔华齐比五四运动之后崛起的作家。“张充和在文字、语法上较近中国散文传统，可是她那出奇丰富的幻想形象，却是来自五四运动后的思想解放。”并说“张充和也是早期用白话文写作的散文小说家；她和（凌）叔华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卫作家”。

“张充和属于中国传统淑女中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她的幻想是如此离奇纤细，如梦幻，如神虚，如形影。她的描叙不落陈套。读她的作品，使人感到隔着一层细纱幕观戏，有那似真似假模糊雾迷的情景。本来散文便是采用意识流的技术，张充和却将她这天然的长处升华到虚无缥缈间去，给读者飘飘欲飞的感觉。她的散文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有浓厚的戏剧性，好似舞台上演戏，情折事曲。她的文字结构紧密，如一出精彩的戏曲。她是昆曲家，精通古典音律，文字作品也表现戏曲的节奏。”（木令耆编《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

木令耆先生的点评专业而中肯，虽然我对她将张充和与五四运动思潮联系在一起表示商榷，但对她就作品本身的解析表示赞同，如果木令耆能够多读一些张充和的文章，相信会有更全面和彻底的解析。张充和的文风的确有一股戏剧性，她的文章都不长，多在千余字，但都会像一出戏，有起点、伏笔、高潮、冲突和尾声，所以很好看。还有她的写法，“她的散文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无论是散文、小说还是杂文，都无法定性是纯粹的某一文体，比较模糊，而且看上去写法随意，但用词又很讲究，有的典故可上溯千余年，再细读又都是眼下的新事，有机地打通了古今的联系。

再一个特点是“禅意”，细读张充和的早期文章，总能获得一些小哲理，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从业也好，她都会给出一个明澈的见解，供你参考，且不拘泥于常理。这应该与张充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养祖母识修出身大族，但身家孤零，与张充和相依为命，其一心向佛，多做善事，

常带着张充和出入佛门，在张充和的作品里时常能见到类似场景，甚至结交了小尼为友。小充和衣食无忧，还有专门的私塾先生教课，但没有小伙伴的童年注定是孤独，甚至可能是孤僻的，这也练就了张充和慎独和忍受寂寞的性格。可用一个古词“静女”形容。但这样的际遇，也成就了她的承接中国传统文化衣钵的天机。诚如学者余英时所说：“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造境？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张充和诗书画选》序言，张充和作，白谦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余英时先生曾读过张充和的早期作品《张大千画展一瞥》，就文章本身他以为：“充和与古典艺术精神已融化为一，无论在创作或评论中随时都会流露出来。”

“笔下流动着无限的诗思和极高的品格。……大千先生的艺术是法于古而不泥于古，有现实而不崇现实，有古人尤其是有自己。”（张充和原文）

“充和此评完全立足于中国艺术的独特系统之内，所运用的观点也都自传统中来。如‘诗思’即是说‘画中有诗’。‘品格’也是传统谈艺者所特别强调的。艺术创作的‘品格’和艺术家本人的‘品格’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常常碰见的一个论题；至于如何相关，则历来说法不同，这里不必深究。无论如何，这是从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余英时先生这一点评正中肯綮，张充和的早期文章总是“从‘人’出发”，她不厌传统，但也并不急于接受现实，她总是有自己的主张，例如，当别人开始接触新文学、新事物、新思潮时，她却偏安在